

史铁生

作品全编

剧本
访谈·对话
附录

第 10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史铁生

作品全编

剧本
访谈·对话
附录

第

10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铁生作品全编/史铁生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288-3

I. ①史… II. ①史…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1887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页 20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288-3
定 价 598.00 元(全十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剧 本

人生的突围	3
多梦时节	48
荆轲	110

访谈·对话

先修个斜坡吧	169
一个作家的生命体验	172
史铁生访谈录	182
与史铁生谈《务虚笔记》	194
爱的冥思与梦想	202
史铁生访谈录	217
我在哪里活着	226
我并不关心我是不是小说家	260
两个傻子的“好运设计”	268
写作与超越时代的可能性	271
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	277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302

逃避灵魂是写作致命的缺陷	314
我们活着的可能性有多少	322
与史铁生对谈文学	333
史铁生的日子	348
从残缺走向完美	359
在家的状态	364
史铁生：扶轮问路的哲人	383

附 录

史铁生生平及创作年表	423
史铁生研究资料要目	434
《史铁生作品全编》索引	447

劇
本



人生的突围

1. 医院的诊室内

翻开的病历上，树叶的影子晃动着。蘸水笔在空白的横格上写写停停。一串串拉丁文。

大夫(画外音):“别着急,各项检查的结果都不错。没什么大事儿。肝也小多了。挺好。”

田庚(画外音):“可我总是很疲倦,比前一段还厉害。肝疼,恶心,出虚汗,弄得我什么事都干不成。”

大夫(画外音):“这难免。发了炎,肝脏得自卫。”大夫抬起头,脸上掠过警惕的神情。

田庚的样子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很瘦,身材也不高。

大夫在处方上写下了几个拉丁文药名: Ftorafurum Mitomycinum。

田庚试探地:“不能开刀?我说——肝?”

大夫毫不在意地:“用不着。休息休息,打打针,吃点儿药。”

大夫从容地开完了处方。

大夫:“您的家属在哪儿?”

田庚一惊:“没关系,有什么话您可以跟我直接说。噢,我是单身。”

大夫犹豫片刻,把处方交给田庚。

大夫:“您去取药,把药交到注射室,每星期二五来门诊打针。”

田庚：“用不着住院？”

大夫：“噢，不用了。您的病不厉害。”

田庚接过处方和病假条，转身去摘挂在墙上的大衣；忽然又转过身来，他看到了意料中的事。

大夫正向他投来哀伤的爱莫能助的目光。大夫慌忙掩饰。

大夫笑笑：“觉得有什么不好，再来。”

2. 大街上

田庚疲倦地走着。路旁的树正飘落着金黄的叶子。他靠在栏杆上歇一下，擦擦汗，看着过往的人群。

3. 新华书店内

田庚在“外文工具书”的柜台前站住，眯缝起眼睛在书架上寻找着。

田庚：“请您递给我那本，《医用英汉辞典》。”

他翻了一阵，还给售货员。

田庚：“有没有医用拉丁文？药用的也行。”

售货员递过来一本精装的小册子。

田庚翻阅着。他突然停住，掏出处方放在翻开的小册子上。他对照着看了许久，看不出他的表情有什么变化。然后，他把书放在柜台上，推给售货员。没有任何语气的画外音：“呋氟尿嘧啶，主要适应症：胃癌、结肠癌、肝癌……”

田庚呆望着书架上的书。花花绿绿的书在晃动。

4. 花花绿绿的衬底上映出字幕

根据一篇外国小说和一段中国生活改编。

响起轻轻的吉他声。

5. 荒废的古苑一角

空地上,几个孩子在踢足球。一边是近乎坍塌的古祭坛,一边是杨柏杂陈的小树林。很安静,孩子们的叫嚷声使古苑更显空旷。

田庚看了一会儿孩子们的球赛,走开。

太阳垂到了光秃秃、乱糟糟的树枝后面,似乎正在变凉。

映出演职员表。

6. 同上

田庚坐在小树林中的石头上,不停地咬着指甲。树影被拉得很长,田庚的影子也很长,映在林间的土地上。落叶被风掀起,滚动。

映出演职员表。

7. 田庚家 晚上

厨房里没有点灯,弥漫着烟雾,火光不断照亮田庚的脸和斑白的鬓发。他坐在小板凳上,把一页页稿纸、信纸,甚至整本日记扔进火堆。

他突然发现了一封信,借着火光看起来。火灭了,他划了根火柴,把那封信也点燃,手有些颤抖。

火堆又燃烧起来。有两张女人的照片落进火堆,没看清是谁便蜷曲起来。

映出演职员表。

8. 邮局门前 清晨

邮局还没开门,田庚提着一网袋牛皮纸包封的邮件坐在台阶上。他觉得一阵恶心,赶忙走到墙角,蹲下,吐起来。

映出演职员表。

9. 邮局内

营业员坐在高高的柜台里，把田庚递过来的邮件过秤，依次贴上“特挂”的标签。邮件的左上角都写着：稿件。是寄给出版社的。

田庚伏在柜台边，极力忍着不吐出来。

映出演职员表。

10. 荒废的古苑一角

吉他声停了。空中飘着细碎的雪花。

田庚坐在老柏树凸起的树根上，吐出一团团白色的哈气。树旁有个果皮箱。

远近看不见一个人，飘落着的雪像一层纱幕，远处古祭坛影影绰绰。

黑苍苍的柏树叶蒙上了薄雪。

殿堂的琉璃瓦也开始变白。

田庚的声音（画外音）：“他笔下的人物都显得太软弱，也太古怪，因此不典型……”

一个年轻人的声音（画外音）：“因为田庚同志太尊重想当然了，所以他觉得不典型。而且我不知道需不需要设立一个典型标准局，就像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计量标准局一样……”田庚苦笑了一下。

田庚的内心独白：“行了，这下那个‘毛头小子’又可以写一出几了。”

天快黑了。田庚转过身，面对着那个果皮箱，从兜里掏出个什么东西攥在手里，然后把双臂同时伸进果皮箱两侧的开口。

他像是在果皮箱里狠狠地用了一下劲。

天空中飞舞着的雪花变得模糊起来。又响起几声吉他。

慢慢显出片名：人生的突围。

11. 医院 外三病房 0号病室

一片光亮，什么都看不清。逐渐显出白色的屋顶、带花纹的吊灯、淡绿色的墙。又看清了挂在电镀架上的点滴瓶；太阳在电镀架上和点滴瓶里变得很小，刺眼。

田庚愣愣地望着周围。

一个年轻大夫正俯身为他听诊。

田庚转动了一下头，琢磨着眼前这个人。冰凉的听诊器在他瘦削的胸脯上移动，使他完全清醒了。他用右手使劲把大夫推开，想坐起来，但左手用不上劲，又倒下。

田庚：“怎么回事，我的手?!”

年轻大夫：“您最好别动，手上有针，输液。”

田庚：“我说的是这只，左手！没有知觉!”

年轻大夫：“您倒是没少费劲儿，割得太深了，神经给切断了。”

田庚看着大夫，目光变得恶狠狠的，倒像是大夫把他的神经割断的。

田庚：“这下更好受了。”

年轻大夫：“已经接上了，锻炼锻炼就……”

田庚：“谁让你给接上的？谁?!”

年轻大夫气得说不出话，干站着。

田庚：“谁给你的权力？谁?!”

年轻大夫变得诙谐起来：“上帝。老天爷。他们哥儿俩给您抬来的。”

田庚看看四周，倒怀疑起来。

年轻大夫：“您寄出的那些信往常要走一星期，可您在上帝那儿有路子，只走了四天。您的朋友打来了长途电话，给您的一位老

同学,正好您这位老同学在我们医院当大夫。反正上帝的路子,什么事都好办。正好这间屋子也刚拾掇出来。”

这不是一间正规的病室。屋子不大,一个楼梯间占去了屋子的四分之一。楼梯间已经废弃,里面是老式的环形楼梯。屋里只放得下一张病床。

年轻大夫:“我本来该下夜班了,可上帝给了我这权力,让我回不成家,说是来了一位血气方刚的老先生。”

田庚:“你最好回家,也放弃这种强迫别人受折磨的权力。”

年轻大夫:“谁折磨您了?谁折磨您,您就找谁拼命去,何必……”

田庚:“我正在和它拼命!这儿!肝!”

年轻大夫:“肝?肝怎么啦?”

田庚:“问题不大,癌!而且是晚期!”

年轻大夫吃了一惊,走回到床前,在田庚的右肋下轻扣。

年轻大夫:“大点儿,有点硬。谁告诉您就是癌呢?脓肿,一般性充血,都可能。”

田庚:“你承认它大了,硬了,这就足够了。”

年轻大夫:“够干吗的?”

田庚:“证明给我诊断的那个大夫在撒谎!你会对一个轻病人撒谎吗?”

年轻大夫:“您的想法真可笑。也许是误会呢?”

田庚:“误会?呋氟尿嘧啶是干什么用的?自力霉素是干什么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收住院怎么解释?治愈的希望还挺大?”

12. 小儿科门诊室内

中年女大夫王万仪在给一个男孩子看病。男孩子农村打扮,拘束地坐在大夫面前。男孩子的父亲站在一边。

王万仪：“你几岁了？”

男孩子：“六岁半。”

王万仪：“叫什么名字？”

男孩子声音很小：“五蛋。”

王万仪：“什么？大点声。”

男孩子：“五蛋。”

王万仪和五蛋的父亲都笑了。五蛋更拘束了，揉着一块皱巴巴的手绢；看得出来，他手上的肌肉有些萎缩，手指的动作也不灵活。

五蛋的父亲：“说你的大名儿。他大名儿叫张浩。”

王万仪拿起五蛋的手：“告诉我，都是怎么回事？”五蛋不说话，头低到了胸前。

王万仪：“自己讲。”示意五蛋的父亲不要插嘴，“让他自己讲。”

五蛋不出声地哭了，眼泪落在他另一只开始萎缩的手上。

五蛋的父亲申斥地：“好好跟大夫说。”

五蛋：“淘气。”

五蛋的父亲向大夫陈述五蛋从树上掉下来受伤和发病的经过。

一阵阵很好听的鸟叫盖住了陈述声。

王万仪的问话声又打断了鸟叫。

王万仪：“你爬到那棵树上想去干什么呢？”稍停，“下次还淘气不？”

五蛋看着大夫，使劲摇头，他大概以为这仍然是可以改正的错误呢。王万仪的目光在五蛋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

王万仪：“躺在床上，让我看看。”

五蛋走向床边，两腿也有些拖拉。

13. 电梯内

开电梯的小伙子和一个架着单拐的姑娘北方。

开电梯的小伙子：“几楼？”

北方慌忙地：“噢，五楼。”

开电梯的小伙子：“得！那还得找人现盖，当初只盖了四层。”

北方：“三楼，那就三楼。”

开电梯的小伙子：“商量好了？”

小伙子开动了电梯。看样子他很想跟这个姑娘多搭讪几句。她太漂亮了，称得上欧洲体型，可是——大衣下面只露出一条腿。小伙子没再说什么。北方感到了小伙子表情的变化。

14.0 号病室

王万仪坐在田庚床前。

王万仪：“‘老夫子’打来长途电话，告诉了我你的地址。邻居一个老头儿说，你近来总到那个小公园去。”

田庚：“‘夫子’当了副主编了。我想，我写的那些东西，当然，如果有价值的话，也许能编辑发表。都寄给了‘夫子’，全部，一生的。”

王万仪：“昨天又接到‘老夫子’的信。”

田庚：“别告诉他我又活了，让他受第二次惊吓。”

王万仪：“我回信说你决定活下去。”

田庚：“一致通过了吗？”

沉默。这句话似乎牵动了什么往事。

王万仪：“这不像你。接到‘老夫子’的电话我还不信你会……”

田庚苦笑一下：“用文学的术语说，这不典型。”

王万仪：“你一直很坚强。五七年你都没屈服。”

田庚：“该让我软弱一回了。”

王万仪：“你不要总认为是癌。”

田庚：“当然，是感冒。我父亲、叔叔，当年都是‘感冒’。呕吐，溃瘍，扩散到大脑，失语，癫痫，满床上尿，浑身是屎，最后活活疼死！你们当大夫的怎么想？人道？明明治不好了，可是为了你们的‘医学伦理’，宁可让人受尽折磨再去死。我知道我驳不倒你们的‘医德’，可我肯定这不对，肯定在哪儿出了逻辑错误！感冒，哼，三个月后自行痊愈。”

王万仪：“也许你就是第一个治愈的病例。”

沉默。王万仪的话等于承认了田庚的判断。两人对视片刻，又同时避开对方的目光。

田庚：“我虚弱得不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这些日子我什么也写不了，我再也干不了什么了。何必空等三个月，受三个月苦刑？我不在乎别人会怎么说……”

15. 外一病房

身材高大、相貌粗犷的小伙子马川在楼道里边走边喊。

马川：“北方！北方！”

护士：“同志，轻点儿，这是病房！”

马川：“您看见北方了吗？”

护士：“10号。”

马川：“找了，不在。我来了三趟了，她都不在。”

16. 外三病房前的环形大厅

北方坐在窗前的长椅上，双手按着拐杖的把柄，额头顶在手上。

画外传来马川越来越近的喊声。

北方慌忙站起来，擦擦眼泪，吃力地走。她与王万仪擦肩而过，急不择路地走进外三病房。

17.0 号病室

门忽地被推开，北方走了进来。田庚坐在凳子上，面向窗外。

田庚没回头：“用不着这么监视我，我说话算数。”

北方莫名其妙地靠在门上。

田庚转回身，诧异地看着北方。

田庚：“你找谁？”

北方：“我，在这待一会儿行吗？”

田庚注意到了她的腿。

画外又传来马川的喊声。护士的声音：“同志，你找谁？”马川显然是连续推开了几个病室的门。护士责怪的声音：“你这位同志是怎么回事？！”

北方躲进楼梯间。

画外马川和护士的争吵声渐渐远了。

北方傻呆呆地站着。

田庚走到门前，似乎随时准备挡住推门进来的人。

一会儿，北方走到窗前。

窗外下着雪。雪地上，马川正向别人打听些什么。

响起缓慢的吉他声。

田庚也站到了窗前。他已经猜出了个大概。他们在窗前站了很久。

田庚：“不一定非这样不可。”

北方转过头来，似乎刚刚发现这个老头儿。两人互相看看，都没再说什么。

北方拄着拐杖向门口走。

田庚快走两步，开了门。

北方没有道谢，走向环形大厅，走向落地式玻璃窗前。雪花密密地飞舞、旋转，北方的身影更显得美，更显得年轻。可是她少了